

白家寨传奇



● 梁建功 著

● 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作者昔日留影

第 一 章

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，白家寨所属县委会组织抗日政府及群众团体的大批干部，深入到各村镇去做宣传鼓动工作。为了进一步做好抗日的准备，县里组织了抗日指挥部，由白家寨的永春任总指挥，统管全县的武装力量；同时组织了自卫队，不时向盘踞在县城内的日伪军进行袭击。

最近，县指挥部在一夜之间，把县城附近各个村镇的维护会长全部抓走。使敌人的耳目全部失掉。抗日工作人员又组织可靠的老人，带一部分村民代表，到县城内到处游说；又经常不断地在城外活动，准备攻打县城。他们又三五成群地到日伪司令部和伪县政府要求日、伪军出兵保护。这样，城里的日伪军被弄得晕头转向，不知城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这些活动闹得匪矛司令张慌失措，昼夜不安，连续向太原的总司令部发出数次紧急电报。太原总司令部接电后派来一位日军旅团长，带领二千二百多日军，代表总部赶来救急。这旅团长，名叫东平一郎。他来到县城后，先同匪矛司令登上城墙四处观望；又带兵出城巡视了几天。随后，由匪矛司令和甘进顺翻译，把本县近年来的情总向他作了报告。东平一郎听了报告指着地图说：“白家寨这村是一军事要地，又是我军今后讨伐匪军根据地的必经之路，不把这一军事要地拿到手里，就

不可能归顺全县人心。”东平一郎经过这几天对城内外的视察；又听了匪矛司令的报告，便同匪矛司令及顾问进行了三天会谈。决定对四道城门再增设四个大碉堡，专派日军防守。城内警备队再增两个，任命白家寨财主白元良的儿子白天保为警备大队长。城外五个区，各区皆编制一个警备分队。白元良提升为一区区长。白家寨仍在其管辖之下。今后要把白家寨这个村作为清剿归顺的重点。上述决定宣布后，白家父子十分高兴。他父子这样加官晋级，全是那个甘翻译在匪矛面前经常替他们美言的结果。从此后甘进顺翻译便成了白家父子的得力靠山。

东平一郎为了在本县打开局面，便把所有日军和警备队统一组织起来，分兵十路，在城周围二十里以内的村庄辗转清剿。十数日后，城周围十里左右普遍成立起维持会，接着强行征粮抽丁。各个伪区分所，也都在城外附近的村镇，向各村整日抢劫骚扰。一时在敌占区造成了一片紧张恐怖的气氛。

当东平一郎在本县打开局面、带兵转移后，县抗日指挥部立即组织全县有战斗力的自卫队配合游击队，袭扰城周围的突击据点和伪区公所，随时杀伤外击的敌人。并深入据点内和在据点附近捕捉敌伪人员。各个伪区公所被迫又搬回城里，城外驻守的各碉堡里的日军，整日枪声不断，向四周扫射。时至秋末初冬，夜间抢粮事件不断发生，白家父子乘此机会通过甘翻译，向匪矛司令请求再次出兵到白家寨，想把白家寨仓内所存的五百石粮食抢回，以济暂时缺粮之急。匪矛司令正谋划配备重兵向白家寨一带清剿时，听到白家寨还存有五百石粮食，白家父子提出的请求正合他的心意。匪矛司令立即配备兵力，筹备民夫，车辆，做好抢粮准备。

当东平一郎在城关附近清剿时，白家寨党支部早做好了战斗准备。永春星夜赶来，他想，既然敌人把这里当作清剿重点，自卫队同游击队也要把这里当做杀伤敌人的战场。

永春赶到白家寨，把他得到的情报向村指挥部作了传达。杨来福、心亮把城里和各个情报点送来的情报一对照，都是一样的内容。当永春问到制造地雷的情况时，铁军马上回答，“收集起几千斤废旧生铁，经过精心设计和数次实验，已经制造成功八百个地雷。除支援别村的自卫队外，发给本村自卫队五百个。火枪队每人发给两个，爆炸队每人发给三个。凡带有地雷的自卫队，都在阵地上先挖好雷坑，准备好拉绳。自卫队选牛保为副中队长，专搞爆炸运动。”永春听完铁军的话十分高兴。牛保接上说：“凡发给地雷的自卫队，经过几天的训练，对拉发、踏发、绊发都依据不同地形，敌情，学会了灵活使用。另外专抽毛老三、三全等五个人学会了连环雷、梅花雷、雷带弹等更高的埋雷技术。”

牛保被选为自卫队副中队长后，杀敌情绪十分高涨，整日钻研埋雷技术，掌握埋雷要领，并且结合实际进行过十多次实物爆炸演习。他老婆被白天保和白保富杀害以后，留下一男一女：男孩九岁，女孩六岁。这男孩虽小，却十分机灵。整天想着为妈妈报仇。在牛保和自卫队员研究埋雷技术和演习时，常带着这个男孩，因此这个小男孩也学会了使用地雷的多种技术。牛保为了教孩子报仇，在自己的大门口挖好一个雷坑，绳子通过暗道坑拉在院内，这院内专堆放着一堆高粱杆，柴草等物。若是敌人经过他门口时，这孩子就能到柴禾中去拉地雷。在柴草堆后面，又早挖好一个小洞口。孩子在这柴草堆中如果隐藏不住，可以从这个小洞口进去，窜到别的院子隐藏起来。

永春听牛保把地雷情况详细谈过以后，亲自拉响两个地雷进行了实验。果然同铁军所谈的效果一样。他又和小豹子、铁军亲自观察了所有地雷的地形，见个个符合要求，心里非常高兴，对铁军这位老工人十分敬佩。他告诉铁军说：“等这次反清剿胜利后，咱们办一个大的地雷工厂，供全县自卫队使用。以后还要制造步枪和小炮，你可把各地从太原回来的工友们集中起来商量商量。”

永春又向小豹问道：“你准备先用哪个阵地？”小豹子回答说：“敌人上回在这村吃亏不小，这回敌人再来必有防备。我打算在七里以外的那个阵地上，给他个突然伏击。”永春听了连连点头，表示赞成。小豹子又说：“从情报看，敌人这回来是为了抢粮，带有大批车辆和民夫，最好能在中途把民夫打散，要不然敌人把民夫、车辆摆在前面，或是敌人和民夫搅和在一起，我们用地雷爆炸以及用冷枪袭击敌人，必然会使民夫受到伤害。或是我们为了保护民夫，不能更多的杀伤敌人。”永春称赞道：“你想得十分周到。我们要大量杀伤敌人，千万不能让民夫受到伤害。”小豹子提出了这个问题，没有见永春回答怎么办，心里正在不安时，永春又问：“这回你对全部自卫队怎样布置？”小豹子回答：“在各个阵地上准备杀伤敌人的办法都经过数次演习，我们得到敌人出发的情报，就可以马上进入不同的战斗岗位。这次对敌作战的方针，主要是保卫藏入山中的粮食。因此应把大部分力量，放在敌人必经山路的两旁，我自己带一个配备机枪步枪的分队，再带一些地雷，到村外面去杀伤敌人。另外在村子内的那个爆炸分队，把地雷埋好，都迅速退出村外。当敌人来了，叫他们在村子里找不到一人，也找不到一粒粮食，又不敢在村子里乱闯乱动。”

匪矛司令因前次清剿白家寨吃了亏，出发前，他把日伪军分队以上头目集中起来，先训了一阵话，宣布抢粮布置。白天保因前次私自出兵，未受惩处，反给增加两个中队，又升了官衔，对匪矛司令非常感谢。在匪矛训话完毕后，他为了表达自己的忠心，大声宣告：“请司令放心，这次出征，如囊中取物，定能满载而归，就是抓不到土匪，也要将房屋烧个干净……”匪矛司令听了比划着手势，厉声喝道：“这回万万不能烧房子！眼下烧房子丧失人心，对皇军大大的不利，你的明白。”白天保听了连连点头回答：“是！是！是！”

匪矛司令这回去抢粮十分胆怯。但是面临着粮荒，抢粮事件不断发生。如能抢回数百石粮，一则暂时可以安定一下城内文武官员和市民的人心；二则也好在东平一郎面前表功。匪矛司令在行军次序上特别动了一番心思：前面由白天保带着两个警备中队，中间是他自己带三个日军中队，随后跟着八十辆马车，四百名民夫，最后又有一个警备中队掩护。

在日伪军出发之前，永春根据几个渠道来的情报，已经把游击队做了全面的布置。当日伪军走出十五里外的一个转弯处时，游击队首先以密集的火力，向日军猛烈地射击。日军遭到很大的伤亡。匪矛司令立即部署火力向侧方猛烈还击。他吸取了在白家寨失败的教训，只用火力还击，不马上向高地冲击。双方正在猛烈开火的时候，七里桥的那支游击队，向马车民夫后尾的那个中队也发起了猛烈的射击，接着便在一片杀声中冲过来了。吓得警备队面如土色，魂不附体，丢掉车马民夫，拼命地向前面的日军靠拢。匪矛正指挥着日军向侧面的高地上还击，忽然听到后面响起了枪声和杀声，心里不由得一阵恐慌。正在这时，侧面的阵地枪声打得更猛。匪矛司令马上摸不

清有多少兵力，该使用什么战术。这时，永春发出了冲锋号令，指挥着两个游击分队，惊天动地地冲过来了。匪矛一时弄不清情况，又看到白天保未遇到狙击，赶快朝着白天保那两个中队跑步靠拢。他担心警备队拉长了距离，自己孤军应战得不到掩护。

永春分兵三路向敌冲锋，打散了车马民夫，这既破坏了敌人的抢粮计划，也保护了民夫。游击队和日伪军一接火，那四百名民夫都丢掉车马，钻进了周围的庄稼地里，各自逃命。七里桥游击队冲过来时，只见八十套马车挡在路上，不见一人，便向四处发出喊声。叫民夫们快赶上马车逃跑，胆大点的便赶着马车逃回去了，胆小一点的把车辆留下先拉上自己的牲口跑了。

日伪军见丢了马车，民夫又被冲散，虽然还是往白家寨方向前进，但已失去了抢粮的信心。匪矛和白天保闷闷不乐，士气也十分低落。但为了维护军威，也只好继续前进。在日伪军向白家寨前进的这一阵，永春带着游击队从小路上到预定的联络点上去，会集敌情动态，再做新的布置。七里桥的游击队把民夫冲散以后，立即奉命化整为零，分五至十人为一组，沿路作了布置，准备以冷枪战术（即麻雀战术）作战，集小胜为大胜。

再说小豹子带着一支步枪分队、火枪和地雷的各一个小队，早在离白家寨，七里桥的阵地上作了战斗准备。在他们阵地的前面及两侧已经埋好了三十个地雷。当白天保带的那两个中队进入了他们的埋伏圈时，他们先打火枪，接着投出去一排手榴弹，引诱敌人冲上来陷入雷阵。

老奸巨滑的匪矛司令，挥着洋刀大喊着，不让警备队收捡

伤兵尸体，继续前进。白天保见匪矛司令那样凶恶，不敢违命，向警备队摆一下手命令跑步前进。这时，他们已进入小豹子的埋伏圈，民兵们正要开枪时，小豹子摆摆手使个眼色，先把警备队让了过去。当日军进入阵地时，小豹子喊一声打，三十多条步枪，一挺机枪同时发出十分密集的火力，顿时把日本鬼子打得死伤一片。白天保见日军大批伤亡，便命令警备队就地卧倒还击。匪矛司令也马上指挥日军卧倒。但自卫队的火力十分密集，日军处于不利地形，马上展不开火力。白天保就在这个短暂时间里，对自卫队打枪的阵地做了详细观察。他打算后退一步，把三个中队集中起来，动用四个分队的兵力，分两路向左右两侧绕道包围；动用一个小队从正面攻打，其余部队作机动，以备重点使用。他打定了这个主意，正命令警备队后退时，匪矛怒气冲冲地向白天保大喝一声：“你的，怕死鬼！往哪退？”他挥舞着手枪，命令白天保马上冲锋。白天保不敢迟疑不前，便大声命令警备队冲上去。警备队前面的一个小队猛冲过去，正好陷入雷阵。一阵飞砂走石扬起，马上看不见天日，把十几个警备队的兵炸得骨肉横飞，带伤者不计其数，把日伪军都惊呆了。匪矛司令和白天保来本县后，还是第一次看到地雷战的威力。这一阵白天保也不向匪矛请示报告，便带着警备队急向后退。匪矛也觉得自己刚才指挥有误，也消了那股怒气。他见白天保后退一截，自己也后退一截，观察前面的动静。这时，小豹子又指挥自卫队打一阵冷枪，知道此地不可久留，马上转移到了另一阵地。

匪矛司令做出一副很镇静的样子，叫伪军集中机枪、小炮，向自卫队的那块阵地上打。打了一阵，白天保见没有人还枪，便向匪矛敬了个礼，要求向阵地冲去。匪矛指着地皮比了

下手势，表示不要再上当闯入雷阵。白天保点了点头。匪矛比个手势，叫他赶快向目的地前进。白天保马上带上警备队急向前走。白天保诡计多端，又因为他是本地人，地形比较熟悉。他带着警备队走到离村还有二里多路的地方，突然离开大路，向庄稼地里走去。一直走到南山根下，绕到白家寨村西头进了村子。白天保带着兵走到村子中间的魁星楼根下，把队伍停了下来。匪矛司令先命令警备队上魁星楼上搜索后，又让警备队在前，日军在后，在魁星楼四周搜索一阵，接着又命令白天保带警备队进山抢粮。他自己上到魁星楼上，掌握着一个日军机动分队，将两个中队分布在四周，命令他们不停地向村子四面打枪。白天保见匪矛司令把三个日军中队分布在村子，不进山去，又不敢在村子里翻腾，心里十分气愤。但因为今天来白家寨抢粮，全是他父子俩多次的请求。因此，遇到什么苦头，也不敢吭声。他自己心里也知道，今天所带的车辆民夫全被打散，进山去也是白跑一趟，要再遇到游击队或是自卫队的埋伏……他想到这里，急忙带着警备队出了村子，按原定打算，先派出白保富到簸箕凹去完成另一任务。他指挥着警备队向藏粮的那个山沟里去抢粮。

白天保出了村子，见警备队沿路伤亡不少，个个精神不振，士气丧失。他恨匪矛司令把自己的队伍摆在前头。他进山的部署是顺着沟面把第一中队分为三路，为了怕中埋伏，左右两侧各派一个分队，沿半山腰边摸索着前进。中间放一个分队与左右两侧相互配合，同时并进。前面的队五十米外是第二中队。它的后面还有一个分队作掩护。他们沿着山沟前进了三里多路，未见什么动静。但心里也很着慌。

牛保带着一个民兵分队，早在这里准备好了。他们看到敌

人分三路前进，心里很高兴。警备队第一中队长带着一个分队离牛保的阵地还有二百多米左右时，几个民兵向牛保问道：“开枪吧？”牛保向大家摆了一下手，指了指路上的那块大石头说：“你们等敌人到了那块大石头跟前瞄准目标，听我的口令。”

白天保带着警备队，开始走得很慢，后来便催促队伍快步前进。他心里想：老天爷今天要是睁眼关照，把杨来福这伙土匪抓回去几个，在匪矛面前就好说话。要能弄几个大姑娘回去，还可以得到匪矛司令的赏赐……白天保的好梦还没有做完，前头“砰砰砰，砰砰砰”的连打了二三十枪，那个中队长的鬼帽子也被打了个窟窿，他的左右被刚才的冷枪打死了好几个。一个警备队班长肚子里的鲜血直往外冒，只张嘴蹬脚不吭声。这时，又打过来一排子冷枪，中队长心里很发慌，他急忙把那顶帽子拣起，戴在头上，低着脑袋隐蔽起来，硬装着沉着气的样子骂着：“他妈的，真敢和老子较量一下。”正在这时，他左右两侧地雷突然同时爆炸。这两侧共摆着二十个拉雷，这些地雷都没埋入坑下，而是摆在地面上，上面盖着些杂草树叶伪装着。当敌人进入雷区，藏在树林中的自卫队员是用绳子拉响的，因此杀伤力很强。白天保对刚才的战斗看得十分清楚。在白家寨村外，他受到小豹子那个分队的冷枪袭击。他打算分三路向小豹合围。匪矛用手枪指着 he 向山坡上冲锋，受了很大的损失。他敢怒而不敢言，心中十分不服。他是这三个中队的最高指挥官。这时他准备用他自己的部署冲进山去，就是抢不走粮，把粮食烧掉，也是这次出发的胜利。他想着，急忙把自己受到很大伤亡的两个中队和两个分队，退后半里集中起来，分别下了命令，按他的想法向山沟里猛进。再遇到对方袭击时，他

准备正面一个中队，两面各一个分队，自己留一个中队当机动。他给各分队下达了命令。当警备队进入到牛保的这道防线时，牛保故意没理睬。他们又小心翼翼地进入了第二防线，突然受到密集火力的狙击。白天保不顾严重伤亡，按预定的步署，分成三路，并大声喊：“哪个退下来，就要哪个的脑袋。”

这一道防线的指挥员是心亮，还有昨天从县里派来的富有战斗经验的游击队长和一挺机枪协助。民兵这一仗打得痛快，一挺机枪，二十多条步枪，还有地雷。警备队一阵猛冲，伤亡很大。白天保发急了，刚站起来喊一声“冲”，就有两发子弹从他耳边飕飕两声飞过去。白天保趴倒在地，正在心惊肉跳时，自卫队喊起了震天动地的杀声。牛保喊着杀声打过来了。白天保又向后退了几步远，藏到一条水沟里。他身边的几十人都面如土色，抱着脑袋乱找保险的地方隐蔽。他硬装着沉着的样子，指着对面山上骂道：“要把老子惹恼了，非把你们这些土匪都消灭干净不可。”他向警备队摆了下手势，命令警备队向打来枪的方向和刚响了地雷的方向集中步枪、机枪猛烈开火。他们拼命地打了半个多小时，便十分狼狈地从原路上向沟外逃跑了。

打了胜仗的民兵，清理了战场。就在实战场地总结经验教训，寻找不足之处，进一步加强粮食库的守卫。

白家父子为了把张从智父女置于死地，在前次清剿白家寨时，派根虎子和乔东头到簸箕凹去送了命。这回让白保富带上人去完成这个任务。临走时白天保对白保富说：“你们这回到簸箕凹去，要把张从智的房屋和一切东西全部烧光。提着张从智父女的脑袋回来请赏。”白保富接受任务后，心里十分高兴，他以为自己人地两熟，又带着一个分队去办这事，就象囊

中取物一样，可以马到成功。却没想到张家父女对白家父子再下毒手早有准备。接到日伪军要来抢粮的情报，张家父女提前两个时辰就进入早已准备好的杀敌工事。张从智的女儿宝贝在瞭望台上看到白保富来了，一时高兴，跑着大喊道：“爹，爹，狼来了，狼来了！”她喊着跳着进到工事里去。张从智暗示她不要吭声说：“你这样喊敌人听到怎么办！”然而宝贝一阵声张，正好被白保富听到了，却没听清喊的是什么。这时白保富心中暗喜，他笑着伸起手向他带的人说：“咱们的运气来了，又该发财了。”别人问：“发什么财？”白保富说：“有一群女子在这山上采野栗、野海棠，松树籽，咱们抓她们几个回去，还能得一笔赏金。”他们按照白保富的指点，蹑手蹑脚地准备抓几个女子的时候，距离张家父女七八十米左右的地方，突然“砰砰砰”打来五枪，打死了三个“警备队”。谁也没弄清楚枪是从哪里打来的。警备队的分队长马上命令部队向枪声打来的方向一起开火，乱打了十几分钟，也没见对方再还一枪。实际上张家父女早已转移到了另一个阵地。白保富见没人还枪，也没弄清目标，吓得面如土色，浑身打颤。撅着屁股趴到地上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那分队长指着白保富骂道：“你他妈的，真是个孬种，快点起来带路。”白保富挣扎着起来走在前面，又向簸箕凹摸去。

张家父女新转移的这个工事更加隐蔽。工事的前后左右草木丛生，在与敌人经过的路上隔着一条小山沟，只有六十几米。他父女俩把枪口对准路上，静静地等候着。不多时，见敌人很小心地弯着腰走过来了，张从智对女儿说：“瞄准头打！”这时正是民兵在东沟里炸敌人的地雷轰轰地响起来了。敌人一时乱了步子，向东沟里探头探脑地瞭望时，他父女俩都瞄准了敌人，“砰砰砰砰”打了四枪，便打死了四个敌人，其中打死

了一个班长。这四枪用的时间很短，敌人只听见枪声很近，子弹是从西面打来，但没有发现火力是在哪里。敌人被吓成了一滩泥，人就地滚着，找保险的地方隐蔽。白保富面色铁青，浑身颤抖得说不出话来。

突然，东沟里又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，接着又传来轰轰炸响的地雷声。那个警备队分队长向白保富大喊一声：“我们赶快撤退。再迟疑一步，八路打来，更难逃脱。”白保富听了连连点头。

警备队回到白家寨时，白天保正从东南沟里败回阵来。匪矛司令今天出城抢粮，吃了数次败仗，又见白天保从东沟里败退回来，火冒三丈，便把村子周围的日军和警备队全部集合起来，他们都战战兢兢，面如土色地站在一起。匪矛司令挥舞着指挥刀，气急败坏地当着日伪军的面，咒骂白天保胆小如鼠、指挥无能、是个饭桶……这时，村子里的东北南三面又响起了枪声。匪矛司令和白天保已成了惊弓之鸟，一听到枪声，心里就发慌。他马上指挥日军在前，警备队紧跟，指定白天保在后掩护。日伪军正要开拔撤退，白保富也随着那个惨败的分队回来了。白天保一看到他们那个狼狈的样子，便知道和自己一样地吃了败仗，也无心思马上过问，便指挥他们归入队内，随同日军向城里逃窜。

西南方向的半山坡上，有一个小村子，村名叫李家庄，这里不通大路。日伪军估计这条路上不会有埋伏，便计划来这里吃点东西，再策划下一步。匪矛心里打定了主意，马上命令军队停止炮火，他自己拿着地图走到前面，命令快速行军一里左右。然后他们突然从大路上往西南面一拐，从一条小路上插过去，奔向李家庄方向。

李家庄共有七十多户人家，这里虽然也有了党的支部，发展了自卫队，但是还没改造出抗日村长；自卫队也有了几条枪，但没有和敌人打过仗。这个村的村长，虽然没有象常聚财那样活动村民维持敌人，但是他家有百余亩土地出租给佃户，对减租政策还没有执行。在早一个月，抗日县政府也来人催促过几次，要求群众搞好空室清野，让各家各户都到村外去，搞好自己的转移基地，把一切重要的东西转移出去。但这个老村长只是口头答应，不动员群众行动。甚至他还说一些泄气的话。自从敌人占了县城以后，也没来过这里。又因这村住得偏僻，敌人扫荡清剿几次，也没从这里经过。这便给了这村里群众一种侥幸思想，认为敌人不一定马上就来这个半山小村。因此，这天敌人来李家庄时，人们毫无一点准备。不过人们在家里仍是不安心，有不少人常站在村边朝着大路瞭望。当有人突然看到敌人离开大路，拐个弯子向这村子走来时，便在村子里喊闹。人们听到敌人来了，这才都想到敌人在白家寨那天杀人放火的惨景。这一阵村里的人乱成了一窝蜂：背被子的，拉着牲口的，扶老人的，拖孩子的。姑娘和媳妇更加着急，那些男人不在家的人家，都吓得大人哭，小孩也哭。这天敌人来，一来是白天，二来比较发现得早。当敌人进村子的时候，除有三户入了一贯道的人家，其余的男女老少，都躲进了东山。敌人进李家庄时，正饿得肚子发慌。他们见村子里猪鸡满街，各家都有现成的米面，香油调料都可找到，柴禾锅灶也十分方便，便开始行动。霎时间全村枪声乱响，猪嚎鸡叫，黑烟四起。这时躲在这里的人们，都心惊肉跳，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自己家里落个什么结果。

小豹子得知这一情况后，马上通知东山守库民兵不要离

岗位，防止敌人反扑，村子里的地雷也不让起动。他自己带两个自卫分队，从小路绕到李家庄村外，先观察了地形，又问了敌人到李家庄的其它情况，他马上叫两个民兵分队暂时分为十人一组，迅速沿着李家庄向东山去的各条大小路上把地雷埋好，阻止敌人进山抓人。

驻在李家庄的日伪军，大吃大喝，翻箱倒柜，窃取东西。匪矛司令也亲自到各户去翻腾了一通，他看到这村的群众的粮食和一切东西，都没向外转移，估算着粮食足有三四百石。他后悔听了白家父子的鬼话，到白家寨那个鬼门关去损兵折将，今日要能抓进城里一些百姓，就是不带车辆，粮食自然可以送到城里去。匪矛打定了这个主意，故意不找白天保，打算吃饱喝足，把部队整顿一下，亲自带领日伪军进东山去搜捕百姓。

敌人进村时，有三户人家没有逃出，其中有一个雇工乘着给敌人担水的机会逃了出来，正好碰到游击小组侦察员，他把敌人进村后的情况说过后，侦察员就带他到白家寨去报告了情况。

永春把到白家寨抢粮的日军击溃以后，他又部署了防备敌人返回来的作战计划。他集中了一个游击中队，顺着小路赶到白家寨，准备再杀伤一些日本鬼子的有生力量。这时正好碰上了李家庄逃出来的那个雇工，他把情况问清后，立即把小豹子、心亮、牛保叫来，分析了敌人到李家庄的动向，便集中自卫队的两个步枪分队，两个地雷分队，迅速跑到某地听命。又集中了一个自卫队的步枪分队，分成十个小组，分散在李家庄周围，灵活机动地向敌人袭扰，钳制日、伪军。接着又把杨来福、王昌福叫来研究了一阵善后工作。

永春把一切工作安置妥当后，便带领部队火速来到李家

庄东面的鸡爪岭上，布置了一个口袋阵，临时做了些简单工事，在正面布了一个中队，摆了三挺拐把机枪，在坡下的两侧，各安排了一个游击分队，又配合了一个自卫分队。

下午三点左右，匪矛把日、伪军集中起来先训话。正在这时东面山上枪响了，匪矛举起望远镜看了一阵，想小子们正是来给我带路。他抽出指挥刀来，指点着日军、伪军冲了上去。大约冲了半里左右，也未见一人。敌人正在慌忙中，三四百米处又打来十多枪，匪矛指挥日、伪军向上冲。就这样，把日、伪军折腾了一个多小时，才遇到正面比较密集的火力。日、伪军也迅速摆开阵势猛烈还击。正在双方打得激烈的时候，岭上打出了信号弹。

准备好的游击队和自卫队看到信号后，同时向日、伪军发起猛烈的射击，匪矛见到三面火力猛击，马上命令左右两侧伪军，向正面迂回包围。这时地雷轰轰炸响了，左右两侧的日、伪军立即卧倒就地打枪。

这时包围李家庄的十个自卫队小组也同时向李家庄发起攻击，匪矛见到这个阵势慌了手足，急忙下令向李家庄撤退。除拉走少数日军的尸体，其余多数日军和全部伪军的尸体及其死者的枪枝全部丢在山野上了。